

張恨水

著

# 夜深沉



一部令人感叹的女性情感小说  
在迷惘、虚幻和彷徨之中  
追求自我、永不言弃

张恨水小说经典

张恨水小说经典

# 夜深沉

張恨水  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深沉/张恨水著.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3  
ISBN 978-7-5613-4232-9

I.夜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I246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4725号

图书代号:SK8N0227

上架建议:长篇小说·经典文学

## 夜深沉

著 者:张恨水

策划编辑:伍 志

责任编辑:周 宏

封面设计:利 锐

版式设计:利 锐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:710062)

印 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300千字

印 张:23

版 次:2008年4月第1版

印 次: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232-9

定 价:26.80元

## 序 言

《夜深沉》，原是一个曲牌的名字。我因为这一部书的故事，它的发芽以及开花、结果，都是发生在深夜，因此，就借用了这个名字。

这里所写的就是军阀、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，好事不干，就凭着几个钱，来玩弄女性。而另一方面，还写些赶马车的、皮鞋匠以及说戏的，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，受尽了那些军阀、财阀的气。因为如此，所有北京过去三十年的情形，凡笔尖所及，略微描绘了一些。

当然，我这书里所写的北京，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了，并且在暴露社会面上，也感到写得不够深，而且很幼稚。深望一些老北京，告诉我一切。我打算这书再行重版时，根据读者们的意见，该补充的补充，该删掉的删掉。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。

不过这书不是一口气写成的。先是我在南京，作了半部，送到上海《新闻报》发表。因为我从前著书，都是一边刊载，一边写作的。这也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，大凡当时作章回小说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后来抗日战争开始，日寇越逼越近，我就随了逃难的人群，迁到了重庆。这部《夜深沉》，作到了一半，也就停顿了。

其后，《新闻报》同仁写信到重庆，说他这个报因受到租界的庇护，未被日本人攫取，希望我继续完成《夜深沉》的后半部。所以耽搁了半年我又重新写起来。那个时候重庆向上海去信，由香港转是很麻烦的。这就是这部书的经过。现在此书，经我自己看过，略微删改，又经重印。这就是此书写作的经过。

张恨水 一九五七年六月



## || 目 录 ||

序言

第一回

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/ 006

第二回

附驥止飄零登堂見母 入門供酒扫作客宜人 / 013

第三回

多半日勾留闻歌札旧 增一宵梦寐移榻惊寒 / 020

第四回

娓娓话朝曦随亲挽客 殷勤进午酒得友为兄 / 027

第五回

茶肆访同侪老伶定计 神堂坐壮汉智女鸣冤 / 034

第六回

焚契灯前投怀诉痛哭 送衣月下搔首感清歌 / 042

第七回

腻舌舌如簧良媒自荐 快人钱作胆盛会同参 / 050

第八回

一鸣惊人观场皆大悦 十年诗字倚榻犹清谈 / 058

第九回

闲话动芳心情倩暗许 蹊踪偷艳影秀士惊逢 / 065

第十回

难遇少年心秋波暗逗 不忘前日约雨夜还来 /072

第十一回

甘冒雨淋漓驱车送艳 不妨灯掩映举袖藏羞 /079

第十二回

无术谢殷勤背灯纳佩 多方夸富有列宝迎宾 /086

第十三回

钓饵布层层深帷掩月 衣香来细细永巷随车 /093

第十四回

小别兴尤浓浓依肘下 遥看情更好款款灯前 /103

第十五回 揉碎花囊曲径人已渺 抛残绣线香冷榻空存 /1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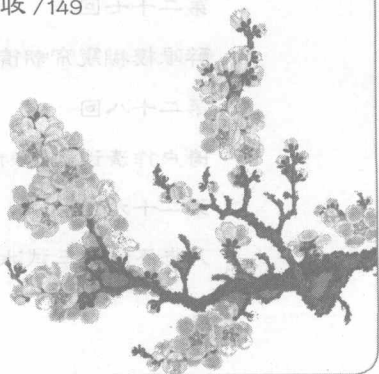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回 遍市访佳人佯狂走马 移家奉老母缱绻分羹 /117

第十七回 妙语解愁颜红绳暗引 伤心到艳迹破镜难圆 /126

第十八回 忙煞热衷人挑灯做伴 窃听夜阑语冒雨迁居 /133

第十九回 顿悔醉中非席前借箸 渐成眉上恨榻畔拈针 /141

第二十回 带醉说前缘落花有主 含羞挥别泪覆水难收 /149





第二十一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两字误虚荣千金失足 三朝成暴富半月倾家 / 157 回五十五

第二十二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末路博激官忍心割爱 长渐温旧梦掩泪回踪 / 166 回六十五

第二十三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仆仆风尘登堂人不见 萧萧车马纳币客何来 / 175 回七十五

第二十四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翠袖天寒卜钱迷去路 高轩夜过背烛泣残妆 / 183 回八十五

第二十五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难忍饥驱床头金作祟 空追逐到门外月飞寒 / 192 回九十五

第二十六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绝境忘羞泥云投骨肉 旧家隐恨禽兽咒衣冠 / 200 回一百零五

第二十七回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 王德信

醉眼模糊窥帘嘲倩影 丰颐腴腴隔座弄连环 / 208

第二十八回

倚户作清谈莺花射覆 倾壶欣快举天日为盟 / 216

第二十九回

月老不辞劳三试冰斧 花姨如有信两卜金钗 / 225

第三十回

事业怯重摧来求旧雨 婚姻轻一诺归慰慈亲 / 234

第三十一回

朱户流芳掠逢花扑籁 洞房温梦惨听夜深沉 / 242

第三十二回

虎口遇黄衫忽圆破镜 楼头沉白月重陷魔城 / 252

第三十三回

入陷惜名花泪珠还债 返魂无国手碧玉沾泥 / 261

第三十四回

归去本无家穷居访旧 重逢偏有意长舌传疑 / 273

第三十五回

难道伤心但见新人笑 又成奇货都当上客看 / 285

第三十六回

别泪偷垂登场艰一面 机心暗斗举案祝双修 / 296

第三十七回

怀妬听歌事因惊艳变 蓄谋敬酒饵肯忍羞吞 / 308

第三十八回

献礼亲来登堂拜膝下 修函远遣拭泪忍人前 / 318

第三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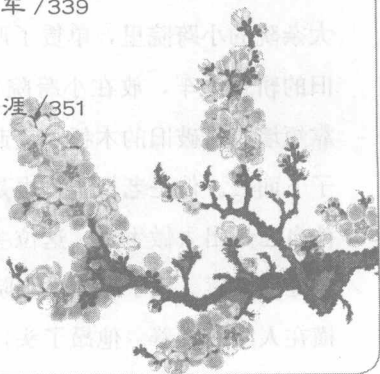
谈注悟危机樽前忏悔 隔宵成剧变枕上推贤 / 328

第四十回

一物病衰亲惨难拒贿 片言惊过客愤极回车 / 339

第四十一回

立券谢月娘绝交有约 怀刀走雪夜饮恨无涯 / 351





## 第一回

#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

夏天的夜里，是另一种世界，平常休息的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。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的一所大杂院，里面四合的房子，围了一个大院子，所有十八家人家的男女，都到院子里乘凉来了。满天的星斗，发着混浊的光，照着地上许多人影，有坐着的，有躺着的，其间还有几点小小的火星，在暗地里亮着，那是有人在抽烟。抬头看看天上，银河是很明显地横拦着天空，偶然一颗流星飞动，拖了一条很长的白尾子，射入了暗空，在流星消滅了以后，暗空一切归于沉寂，只有微微的南风，飞送着凉气到人身上。院子的东角，有人用小木棍子，撑了一个小木头架子，架子上爬着倭瓜的粗藤同牵牛花的细藤，风穿了那木架子，吹得瓜叶子瑟瑟作响，在乘凉的环境里，倒是添了许多情趣。

然而在这院子里乘凉的人，他们是不了解这些的。他们有的是做鞋的，有的是推水车子的，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，而最高职业，便是开马车行的。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，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更恰当一些。因为他在这大杂院的小跨院里，单赁了两间小房做了一所马车出租的厂。他只有一辆旧的轿式马车，放在小跨院里；他也只有一匹马，系在一棵老枣子树下；靠短墙，将破旧的木板子支起了一间马棚，雨雪的天气，马就引到那木板子下面去。他是老板，可也是伙计，因为车和马全是他的产业，然而也要他自己赶出去做生意。这位主人叫丁二和，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壮丁，成天四处做生意。到了晚上，全院子人，都来乘凉，他也搬了一把旧的藤椅子，横在人中间躺着。他昂了头，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斗，觉得那道银河很是有

点儿神秘。同时，院邻皮鞋匠王傻子，大谈着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大家也听得很入神。

这时，在巷子转弯的所在，有一阵胡琴鼓板声绕了院子处走着，乃是一把二胡、一把月琴，按了调子打着板，在深夜里拉着，那声音更是入耳。正到这门口，那胡琴变了，拉了一段《夜深沉》，那拍板也换了一面小鼓，得儿咚咚，得儿咚咚地打着，大家立时把谈话声停了下去，静静听着。等那个《夜深沉》的曲子完了，大家就齐齐地叫了一声好。王傻子昂着头向墙外叫道：“喂，再来一个。”丁二和还是躺在藤椅上，将手上的芭蕉扇拍着椅子道：“喂，喂，王大哥，人家做小生意卖唱的，怪可怜的，可别同人家闹着玩。”这句话刚说完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问道：“这儿要听曲儿吗？”那声音是非常地苍老。丁二和笑道：“好啊，把人家可招了来了。”王傻子道：“来就来了。咱们凑钱，唱两支曲儿听听，也花不了什么。喂，怎么个算法？”那人道：“一毛钱一支，小调，京戏，全凭你点。要是唱整套的大鼓，有算双倍的，有算三倍的，不一样。”说着，在星光下就看到那人之后，又有两个黑影子跟了进来。王傻子已是迎上前去，丁二和也就坐了起来。看进来的三个人，一个是穿短衣的男子，一个是穿短衣的妇人，还有个穿长衣的，个儿很苗条，大概是一位小姑娘。王傻子和那人交涉了一阵，却听到那妇人道：“我们这孩子，大戏唱得很好，你随便挑两出戏听听，准让你过瘾。”二和远远地插嘴道：“她唱什么的？都会唱些什么？”妇人道：“大嗓小嗓全能唱。《骂殿》《别姬》、新学会的《凤还巢》，这是青衣戏，胡子戏《珠帘寨》《探母》《打鼓骂曹》，全成。”王傻子笑道：“怪不得刚才你们拉胡琴拉《夜深沉》了，是《打鼓骂曹》的一段。我们这儿全是穷家主儿，可出不了多少钱，你要能凑付，一毛钱来两支，成不成？”那人道：“呵，街上唱曲的也多哪，可没这价钱。我们今天也没生意，唱一会子该回去了。诸位要是愿意听的话，两毛钱唱三支，可是不能再加了。”王傻子回转身来，问道：“大家听不听，我出五分。”二和笑道：“我出一毛。”王傻子拍着腿道：“成啦！只差五分钱，院子里这么些个人，凑五分钱还凑不出来吗？”乘凉的人这就同声地答应着：“就是那么办罢。”

那一行三个人，慢拖拖地一溜斜地走进了院子里。王傻子立刻忙碌起

来，一面搬了三条凳子让他们去坐，一面昂了头大声嚷道：“吓！大家全来听曲儿，这儿就开台了！”唱曲儿的男子道：“劳驾，先给我们一点儿凉水喝。”二和道：“凉茶喝不喝呢？”那人道：“那就更好了。”二和听说，立刻跑回家去，捧了一把壶、三个茶杯子出来，自然一直迎到他们面前去。在黑暗中，是那位姑娘说了一声“劳驾”，两手把茶壶接了过去，连连道了两声劳驾。在她叫劳驾的声中，二和像扎针扎了什么兴奋剂一样，心里倒是一动，等到自己要去仔细看这人时，她已经把壶抱着走了。他站在黑暗的院子里，倒不免呆了一呆。他们喝过茶之后，就问道：“各位听什么，我这儿有个折子。”王傻子道：“二哥在哪儿啦？我们全不认得字，这件事可托着你了。”二和道：“看折子吗？连人都看不清楚，你叫我看折子上的小字，那不是笑话？”说着话，两人走到了一处，王傻子可就塞了一个硬邦邦的折子在他手上。二和道：“不用瞧了，他们刚才报的那几出戏，我都爱听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唱曲儿的，听见没有？你就挑拿手的唱罢。”这句吩咐过了，只见三个黑影子，已坐到一处，同时胡琴鼓板全响起来，那调子，正奏得是南梆子。过门拉完了，那小姑娘唱了一段“老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”的词句，正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唱完以后，加上一段《夜深沉》的调子，这是虞姬舞剑那一段音乐。二和本来回到原位躺在藤椅子上了，听完了这段《夜深沉》，叫了一声好，人随了这声好，就坐起来。那男子停了胡琴，问道：“先生，还唱什么？”王傻子道：“别骂人了，我们这儿哪来的先生。”人丛中有人道：“真好听，再来一个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好听尽管好听，可也不能老唱这个。”那女孩子道：“那我们唱一段《骂殿》罢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她自己点了这出戏，那准拿手，就唱这个罢。这孩子一副好甜的嗓子，听了真够味。”黑暗里刘姥姥坐在阶沿上，只把一柄芭蕉扇轰蚊子，拍了大腿直响，这就插嘴道：“王傻子，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年纪，叫人家孩子。”王傻子道：“我今年三十啦，这小姑娘也不过十三四罢了。”那唱曲的妇人插话道：“我们这丫头十七，个儿小，瞧她不怎么大似的。”二和道：“好罢，就是《骂殿》，你唱罢。”于是胡琴响起来，那女孩子又唱了一大段《骂殿》。

他们共凑的两毛钱，只唱三段曲子，很快地就唱完了，王大傻子在各人手上凑好了钱，递到唱曲儿的手上去。那妇人道：“各位还听不听？要不

听，我们可得赶别家了。”大家听了，倒沉寂了一下，没有做声。二和道：“我出一毛钱，你唱一段长一点儿的得了。”那男子道：“也可以，我老两口子伺候你一段。”二和暗地里笑了，还没有答言，王傻子道：“谁要听你老两口子的！花一毛大洋，干什么不好。我们就说这小姑娘嗓子甜，送到耳朵里来，真有那么一些子……我也说不上，反正很有点意思罢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可是她的戏，是我老两口子教的呢。”二和笑道：“不谈这个了，一毛钱，你再让你们姑娘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，末了，还是来一段胡琴。”唱曲的还没有答复呢，远远地听到有苍老的妇人声音叫道：“二和可别听了。今天下午，花钱可不少，你又喝了酒，这会子听了一毛钱曲儿，也就够了。明天早上买吃的钱，你预备下了吗？”二和笑道：“唱曲儿的，你去赶有钱的主儿罢。我们这穷凑付，唱一个曲儿，凑一个曲儿的钱，你也不得劲儿。”那唱曲儿的三口子，一声儿没言语，先是椅子移动着响，后来脚步不得劲似的，鞋子拖了地皮响着，那三个黑影子，全走出大门去了。

二和躺着，也没有说什么，虽是在这里乘凉的人依然继续地谈话，但他却是静静地躺着，只听到胡琴板，一片响声，越走越远，越远越低，到了最后，那细微的声音，仿佛可以捉摸。二和还在听着，但是这倭瓜棚上的叶子，被风吹得抖颤起来，这声音就给扰乱了。王傻子突然问道：“二哥怎么不言语，睡着了吗？”二和道：“我捉摸着这胡琴的滋味呢。”王傻子笑道：“得了罢，咱们这卖苦力的人，可别闹上这份子戏迷，别说花不起钱，也没这闲工夫捉摸这滋味。你家老太太嚷一声，把你那毛钱给断下来了，你还不死心。”二和笑道：“就是不死心，又怎么着？咱们还能每天把卖唱的叫到院子里穷开心吗？”王傻子笑道：“咱们总还算不错，坐在这里，还有人唱着曲儿伺候我们。伺候我们的，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小姑娘这么唱一段，你就受不了了，假使真有这样一位小姑娘伺候你，你怎么办？”王傻子道：“瞧了干着急，那我就投河了。今天我媳妇到娘家去了，我敞开来说，好的想不着，赖的还是把我霸占了，这辈子我白活了，我非投河不可，要不，憋得难受。”二和笑道：“这傻子说话，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。”王傻子道：“二哥你别胡骂人，我说的都是实心眼子的话。你现在还是光棍儿一个，假使你有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伺候着，

你能放过她吗？你要不把她一口吞下去才怪呢。”刘姥姥将扇子伸到他背上，乱扑了几下，笑骂道：“这小子傻劲儿上来了，什么都说。天不早了，都睡去罢。”还是她的提议有力量，大家一阵风似的就散了。

在夏夜总是要乘凉的，这也就是穷人的一种安慰。忙了一天，大家坐在院子里，风凉着，说说笑笑，把一天的劳苦都忘了。到了次晚，大家自然是照样地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然而那卖唱的，奏着《夜深沉》的调子，由胡同口上经过，可没有人再说把他们叫进来。因为除了二和，大家全是舍不得钱的。二和因为昨日已经让母亲拦阻了，今天哪还敢发起这事呢。自此，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，他只好静静地听一阵子，有时，他们在附近人家唱，他也就追到人家门外，隔了墙去听着。那三口子的嗓音，听得很熟。他们在黑暗里随便唱一声，也知道是谁，可是他们的脸面，却没有看出来。他也曾想着，要瞧瞧他们，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才好，但是他们白天又不出来，哪儿有机会去见他们呢？不久，天气又慢慢地凉了，胡同里的胡琴声，有时听得着，有时又听不着，后来是整月不来了。

天气到了深秋了。是一个早上，丁二和要上西车站去接客，套好了马车，拿了一条细长的鞭子，坐到车前座上，啪的一鞭子，四个轮子骨碌都作响，直奔前门。街上的槐树叶子，带了些焦黄的颜色，由树枝空当里，垂下一球一球的槐荚来，早风由树叶子里穿过，唼唼有声。人身上自也感到一种凉意，心里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。忽然有人叫道：“那位赶马车的大哥！”回头看时，一条小胡同口，一个蓬着头发的姑娘，满脸的泪痕，抬起两只手，只管向这里招着。二和将马带住，跳下车来，迎向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认得我吗？”那姑娘似乎头在发晕，身子晃了两晃，向墙上一靠，将手托住头。在她这样抬手的时候，二和看见她两条光手臂上，有许多条的粗细紫痕，那两只青夹袄袖子，犹如美丽的物件下面挂着穗子一样，叮叮当地垂下布片来，再看她身上穿的那青布夹袄，胸前的齐缝，也扯成两半边，裂下一条很大的口子。因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回事？家里有什么人打你吗？”她听了这话，两行眼泪，像抛沙一般，滚了下来，抖颤着声音道：“我师傅，我师傅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回头看到巷子里面有人跑了来，放步就跑，却顾不得谈话。二和跳上车去，一兜缰绳，马就飞跑上

去，赶了一截路，马车已超过了那姑娘，二和回头看时，见有一男一女，手里各拿一根藤条，站在那小胡同口上，只管东张西望着。

那个哭的姑娘，跑了一截路，也赶上了马车，藏在人家一个大门楼子下面，向二和乱招手，口里低声叫道：“喂，掌柜的，你带我跑一截路，免得他们追上我。”二和将马车赶了一截路，已是缓缓地走着，听了姑娘的喊叫声，就向她点点头，低声答道：“你快上来。”于是把马拉拢一步，带到大门楼子下，那姑娘也不等马车靠拢，就奔到车子前，两手将车门乱扯。二和一跳，向门楼子下一窜，势子也来得猛一点，向墙上一碰，咚的一声，可是他也来不及去管了，左手摸着额角，右手就来开车门。那姑娘跳上了车子，将脚乱顿着道：“劳你驾，把车子快开走罢，他们追来了，他们追来了！”二和被催得心慌意乱，跳上车也只有兜住马缰就跑。跑了一截路，这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让我送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她答道：“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。”二和道：“这是笑话了，怎么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呢？我是到西车站接客去的。”她道：“我就上西车站搭火车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搭火车到哪儿？”她道：“到哪儿也可以。”二和将车子停住了，回转头来，向车子里看着，因道：“姑娘，我好意把你救了，你可不能连累我。你叫我把你带上西车站，那算怎么回事？那里熟人很多，侦探也很多，你要让人家告我拐带吗？”她道：“哦，那里有侦探？我家住西城，你把我送到东城去就是，劳你驾，再送我一趟。”二和道：“送到东城以后，你怎么办？”她道：“我有个叔叔，在北新桥茶馆里当伙计，我找他去。”二和道：“这样说着，那倒也成。”

于是一面赶着马车，一面和她说话，问道：“你师傅干吗打你？”她道：“师娘不在家，他打我。”二和道：“刚才有一个女人，也追出了胡同，不是你师娘吗？”她道：“是我师娘。我师娘回来了，听了师傅的话，也打我。”二和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她低下了头，没有做声。二和道：“师傅常打你吗？”她道：“师娘常打我，师傅倒是不打我，可是这一程子，师傅尽向我挑眼，也打过我好几回了。”二和道：“你总有点什么事，得罪你的师傅了。”她道：“不，我在家里，洗衣煮饭，什么事全替他们做，出去还替他们挣钱。”二和道：“挣钱？你凭什么挣钱？”她顿了一顿道：“做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师

傅是一个裁缝吗？”她道：“唔，是的。”“你家里人呢？”她道：“我什么亲人也没有，要不，他们打我，怎么也没有人替我做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是还有一个叔叔吗？”她道：“哦，对的，我还有个叔叔。”二和道：“叔叔不问你的事吗？”她道：“很疏的，他不大管我的事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她道：“我姓李。”两人说着话，不知不觉，把马车赶到了一所空场。

二和把马车拢住，由车子上跳下来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下车来罢。由这里向北走，向东一拐弯，就是北新桥大街。”她跳下车来，将手埋着头上的乱发，这才把她的真相露了出来：雪白的鹅蛋脸儿，两只滴溜乌圆的眼珠，显出那聪明的样子来。二和便道：“倒是挺好的一个人。”她站着怔了一怔，望了他道：“由北新桥过去，再是什么地方？”二和道：“过去是东直门，你还要过去干什么？”她道：“不过去，我不过这样问一声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叔叔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道：“叫王大龙。”二和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你说你姓李，怎么你叔叔姓王呢？”她愣住了一会子，笑道：“是我说错了，我叔叔叫李大龙。”二和向她打量了一遍，点点头道：“你去罢，拐弯就是北新桥。没想到为了你这档子事，耽误了我西车站一道生意，我还得赶出城去捞东车站的生意呢。”说着，跳上车去，一撒缰绳，车子掉转过头来向南走。看那姑娘时，她正将脚拨着地面上的石块，低了头缓缓地向北走。她没有向二和道谢，二和也没有那闲工夫再问她向哪里去了。

## 第二回

### 附驥止飄零登堂見母 入門供洒掃作客宜人

人生的聚合，大半是偶然的，不过在这偶然之中，往往可以变为必然。

二和同那位逃难的姑娘，一路谈到这空场子里，也就觉得她果然有些可怜。这时虽然掉转马头，自己走自己的，可是再回转脸来向北看，只见那女孩子两手抄在衣岔上面，低了头，一步拖着一步地走了去。二和将手上的马鞭子一举，叫道：“喂，那位小姑娘，别忙走，我还有话问你呢。”那女孩子听了这话，一点也不考虑，立刻跑了过来。

她走来的势子，那是很猛的，但是到了他面前以后，这就把头低了下来，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叫我干吗？我已经给你道过劳驾了。”二和跳下车来，笑道：“你不和我道劳驾，这没有关系。我还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你有个叔叔在北新桥茶馆里，这话有点儿靠不住吧？”她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有一个叔叔在茶馆子里。”二和道：“这茶馆子的字号，大概你不知道。但是这茶馆子朝东还是朝西，是朝南还是朝北，你总不会不知道。”她昂着头想了一想，忽然一低头，却是扑哧一笑。二和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简直是撒谎。你说，你打算到哪里去？”她抬起头来，把脸色正着，因道：“我实话对你说罢，因为你追问着我到哪里去，我要不告诉你有一个叔叔在北新桥，那你就老盯着我问的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二和道：“我老盯着你问要什么紧？”她道：“我怕你报告警察，送我到师傅家里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到师傅那里去，又没有家，那么，你打算往哪里跑呢？”

她听着这话，倒真个愣住了，瞪了那乌溜的眼睛，只管向他望着，将右脚上的破鞋，不断地在地面画着字。二和道：“你不能跑出来了，糊里糊



涂地乱走一气，你事先总也筹划了一会子，自己究竟是打算到哪儿去。”她道：“我要是有地方去的话，早就逃走了。就因为没地方去，我才在他们家里待着。”二和道：“怎么今天你又敢跑呢？”她道：“我要不跑，在他们家里，迟早得死。还有那个畜类的师傅，他逼得我待不下去，我只好糊里糊涂，先跑出来，逃开了虎口再说。我也有个想头，一来是逃下乡去，随便帮帮什么人的忙，总也可以找碗饭吃；第二条路，那不用说，我就打算死啦。别的事情不好办，一个人要寻死，没什么办不到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是说，你师傅待你还不错吗？”她退后了两步，低了头没有作声，将两个手指头放在嘴唇皮子上摸着。二和道：“这样子说，你准是走第二条路，看你脸上，一点没有发愁的样子，反正是死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沉着脸子，把眼皮也同时垂了下去，没有答话。

二和抬头看看天色，太阳已高升过了人家门外的槐树上，他皱了兩皱眉毛道：“我不碰着这件事呢，我就不管，现在眼睁睁地看你去寻死，可没有这个道理，你能不能依着我的话，到我家里去一趟，我家里有个老太太，她见着的事就多啦，可以劝劝你。”她道：“到你们家去也可以，可是我得声明一句，你要把我送回师傅家里去，我是不干的，你可别冤我。”说了这话，她向二和周身上下，全看了一眼。二和道：“这是笑话了，你这么大一个人，就是你师傅也关你不住，我一个过路的人，就能把你送回去吗？脚在你身上，我要你回去，你不走，我们也算白着急，你先到我家里去瞧瞧，若是不好，你再走，那也不迟吧？我豁出去了，今天上午，什么买卖也不做，我再陪你跑一趟，你上车。”说着，就上前把车门打开了，而且还欠了一欠身子。她跳着上了车，由车门子里伸出了半截身子，向二和道：“你若是把马车向我师傅家里赶了去，我就会跳下来的。”二和道：“你这位姑娘说话，也太小心了。你上我的马车，是你自己找着来的，又不是我去拉了你来的，你若是不相信我，就不该叫住我救你。”她笑道：“我倒相信你是个好入，就是保不住你不送我回去。掌柜的，劳驾了，我跟你去了。”二和跳上了车子，一鞭子赶了马车就跑，因为是一径地跑着，也就没有工夫来和她说话，到了家门口，把车子停在门外，那姑娘倒像是熟路似的，开了车门下来，直向小跨院子里丁家走去。在这屋檐下，坐了一位老太太，背